

一场三个家庭、三个少女
善与恶的残酷战争

同名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段热播

别问我是谁

林海鸥 著 群众出版社



一场三个家庭、三个少女

善与恶的残酷战争

同名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段热播

别问我是谁

林海鸥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问我是谁 / 林海鸥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6.8

ISBN 7-5014-3781-5

I. 别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2013 号

别 问 我 是 谁

著 者: 林海鸥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257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781-5 / I · 1581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2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1

那一夜特别闷热。虽然门和窗子都大敞着，电风扇不停地烦人地呻吟着，屋子里还是感觉不到一丝凉气。杨原平觉得身下湿漉漉的，微微欠了一下身子，却发现是汗水把光着的脊背黏在木板床上了。他想改变一下姿势，又怕惊动身边的妻子，只好忍着。

“还没有睡着？”一直悄然无声的妻子突然发问了。

杨原平一怔：原来她也没睡着啊！既然如此，他也就没什么顾忌了，痛痛快快地翻了个身，说：“本来就热得要命，蚊子也趁火打劫，能睡得着吗？”

妻子揉了揉他的背：“我看你是想女儿了。”

一句话问得杨原平心里怪难受的。他掩饰地岔开话题：“热就是热嘛，怎么又扯到女儿身上了？咱们从北京来大漠河农场插队有十二年了吧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热的天呢！想不到地处大西北的大漠河也有比北京还热的时候，怪哉，怪哉！”

“别打马虎眼啊，想女儿就是想女儿，又不丢人。”

妻子说的是事实，杨原平无言以答，自我解嘲地“嘿嘿”笑笑，不做声了。可不，如果当时不同意赵凯之的提议，就没有吃饺子碰运

别问我谁

气的事情，现在睡在他们身边的就不会是赵凯之的女儿赵灵，而是他们自己的女儿杨阳了。

大漠河农场的大多数职工都来自周围的农村，因此，还保留着邻居们往来频繁的习俗。农场的职工宿舍平房居多，唯一的一栋三层简易楼在那里便称得上是“豪宅”了。杨原平是技术科的副科长，好歹算个中层干部，一家三口有幸住在“豪宅”里。左边的邻居便是农场工会副主席赵凯之，夫妻俩也只有一个女儿，起名叫赵灵；右边的邻居叫李江，自己是个普通的老职工，倒是他妻子张慧英特别能干，是农场财会科的副科长。因为三家人门挨门住着，年龄又都相仿，处得十分融洽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三家人的三个女儿竟然是同年生人，从会走路到如今都五岁了，整天泡在一起玩，跟亲姐妹没两样，这使得三家人的关系更是锦上添花，简直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。

半月前，场部下了一份通知，决定派一名环节干部去兰州参观十天，出于特殊考虑，还允许带着家属一同去。筛来选去，这个名额摊到了杨原平、赵凯之和张慧英身上，也就是说，从他们三人中选一个去学习。这样一份“美差”反而让他们犯难了：同样的三家人，同样的三个孩子，而且关系好得不分彼此，谁能忍心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出去开眼界，把另外两家扔下？于心不忍啊！

还是张慧英有主意。她快言快语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指标是咱们三家的，总不能肥水外流啊！这么着，现在不是讲究公平竞争吗？咱们来个三一三剩一，谁的运气好谁就去。”

众人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她已经从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来。她神情严肃地把那枚硬币举到众人面前，来回翻着让他们看。那是一枚干干净净的硬币，反面没有什么特殊，正面的中央却有一个清晰的红点。

张慧英也不解释，扬手把硬币高高抛起，又落在桌子上，凑过去看了看，才说：“看见了吧？这是红点朝上。咱们三个一人扔一次，谁的运气好，就会露出红点朝上的一面，那这个指标就是他的。公

平吧？”

众人虽然觉得这样选择有点荒唐，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便嘻嘻哈哈地同意了。于是，三个人开始近乎玩笑地轮流扔那枚硬币。杨原平和赵凯之还“绅士”了一下，让女士优先。张慧英也不谦让，手里捏着那枚硬币，闭着眼睛沉思了片刻，才抛了起来。待那硬币落定，她才慢慢睁开了眼睛：哪里有什么红点？

她懒懒地把硬币推到杨原平面前。杨原平就没有她那么认真了，拿起来随意地扔出去，也是个光光的白面。最后一个出手的是赵凯之，居然也没有看到红点。

杨原平大笑起来：“看来我们的运气都不怎么样，是不是要进行加时赛了？”

张慧英松了口气：“那可不。就是马拉松也得比下去。”

果然，第二轮又没有决出胜负。到了第三轮，张慧英和杨原平的手气仍然不见起色，赵凯之都打起哈欠了。他苦笑着随手一掷，硬币落下后，旋转了几圈稳稳地躺在桌面上，一个醒目的红点露在外面。

张慧英愣了片刻。“凯之，好运气！”杨原平由衷的欢呼声惊醒了她，她也跟着鼓起了掌。平时文文静静的赵凯之仿佛觉得占了朋友的便宜，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回到家里，认真地跟妻子商量这事该怎么处理。妻子是个明白人，也很为此不安，俩人合计再三，总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们就请两家邻居一起来家里包饺子吃。好邻居能够举家去大城市开心一番，杨原平当然也为他们高兴，下班以后，兜里揣了一瓶酒，领着妻子和女儿杨阳拐进了赵家。

刚刚坐定，张慧英笑吟吟走进来，说自己的手已经洗干净了，挽起袖子就要动手包饺子。这时，赵凯之一只手举起那枚硬币，一本正经地宣布：“诸位，听我说。今天下午我是靠这枚硬币取得参观权的。场长告诉我，除了妻子，还可以带一名家属去。带谁呢？咱们三家的三个孩子都该出去看看，薄了哪个都不公平。我俩合计了一下，只有

别问我谁

一个办法行得通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把这枚硬币当做幸运币。我已经把它认真地消毒了……”说着，他把硬币扔到饺子馅里，“哪个孩子或者她的家长吃到带硬币的饺子，我们俩就带她去兰州……”

杨原平没想到赵凯之会想出这么一招，心里热乎乎的，连连摆手：“凯之啊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灵灵跟你们去是顺情顺理的事情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！”

张慧英也疑惑着：“这……合适吗？”

赵凯之固执地搅和着饺子馅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反正咱们三家人这几年处得跟一家人也差不多，带哪个孩子都没问题。你们要再多说，可是见外了啊。慧英，你不是带先进武器来了吗？快擀皮啊！”

张慧英仿佛被提醒了，答应着，麻利地擀起皮来。

杨原平见赵凯之的倔劲上来了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拿起一张饺子皮，边包边感叹：“看咱们这知青当的，本来祖祖辈辈都是北京人，可到了咱们孩子这一辈，生在这个小地方，长在这个小地方，去趟省城还稀罕得不得了。”

张慧英手下如飞，饺子皮一张一张地擀出来：“可不是嘛。杨原平，你怎么说还是个北京知青，将来说不定有个机会就能回北京；可像我和小楠她爸这样的支边青年，恐怕就不容易了……”

赵凯之打断了她的话：“行了，张慧英，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不容易不等于没有可能，最不可能的是我们俩，一对土生土长的回乡知青，去北京也只能是当个民工。”

张慧英直起身子歇了口气：“倒也是。楠楠的姥爷姥姥还在北京，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。唉，要是能回北京去，当个民工我也乐意。”

杨原平的妻子劝她：“我听说，像你们这样的支边青年，只要是没成家，家里又有困难的，也可以申请回北京的。批准了不少呢！”

张慧英撇了撇嘴：“只怕是批准多少也轮不到我们家。”

赵凯之叫起来：“哎，哎！咱们换个话题行不行？太影响速度了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手里的动作也快了许多。不一会儿，一锅饺子馅就

包完了。赵凯之吩咐妻子捅旺火准备煮饺子，自己招呼着大家坐在一旁慢慢喝茶。

张慧英刚端起茶杯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“哎呀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仨孩子跑哪儿去了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”

众人这才发现三个女孩子一直没有回来，都有些急了。还是赵凯之的妻子心中有数，一边往锅里下饺子，一边说：“丢不了，三个娃精着呢，肯定是去大漠河边玩去了！”

果然，等热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，三个孩子嬉闹着回来了。

张慧英一把将自己的女儿李楠拉到身边坐下，麻利地把盘里几个胖嘟嘟的饺子夹到她的小碟子里：“哪儿疯去了？你姨特意给你包了这么好的饺子，快吃吧！”

李楠皱着眉头，吹着冒着热气的饺子：“烫啊！”

张慧英在她的小脑袋上拍了一下：“没出息！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还不把天大的事情也耽误了？快吃！”

李楠硬着头皮咬了一口，抬起头望着妈妈。张慧英一阵惊喜：“是不是吃着钢镚儿了？”

李楠摇摇头：“什么钢镚儿？还是烫！”

张慧英失望地瞪了她一眼，又把她小碟子里的饺子一一夹成两半。

坐在一旁的赵灵一见，干脆把一盘饺子拉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，学着张慧英的样子一个一个地夹破饺子。只有杨阳不吭声，她自己站起来，伸筷子从大盘里夹了一个饺子，沾了一下醋，塞到嘴里。刚嚼了一下，突然喊起来：“哎哟，这是什么呀，这么硬，我的牙又要掉一颗了！”

所有大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她的身上。杨原平的妻子把手伸到女儿的嘴边，催促着：“快，快吐出来！”

只见那枚带红点的硬币连同饺子吐在了杨原平妻子的手上！

赵凯之带头鼓起掌来：“杨阳好福气，吃到钢镚儿了。看来，明天就是杨阳跟赵叔叔和丁阿姨去省城了。”

别问我谁住

杨阳“嘿嘿”傻乐，赵灵却咧着嘴“哇”地哭了起来，弄得几个大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杨原平过意不去，说：“算了，不就是一场游戏嘛！凯之啊，明天还是带你们灵灵去吧！”

赵凯之连连摇头：“那不行。咱们说话要有诚信，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。”说着，将赵灵抱过来，替她擦着眼泪，“灵灵听话，过些日子，爸爸妈妈再带你去省城玩，行吗？”

赵灵仰起脸望着父亲，哽咽着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赵凯之把女儿搂得更紧了：“爸爸妈妈说话当然算数。”

李楠怯怯地看着这一幕，小声地征求妈妈的意见：“妈，我也想去……”

张慧英眼圈红红的，她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脸：“放心吧，楠楠，咱们才不去那破省城呢，爸爸妈妈直接带你去北京！”
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赵凯之夫妇领着杨原平的女儿杨阳出发前，把赵灵留在杨家。两家大人都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，千嘱咐万叮咛的，大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。杨阳天生心眼少，现在要离开父母出远门，突然多了几分眷恋。这小家伙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用红纸剪了两只猴子，贴在一进家门的玻璃上。这使得杨原平夫妇的心情更是矛盾万分。他俩轮番亲吻了自己的女儿，又将那枚一面有红点的硬币塞到女儿的衣兜里。杨原平拉着女儿的小手嘱咐再三，要她记住这是一枚幸运币，带上它就能带来好运。杨阳看着好玩，拿着硬币左看右看不肯松手。

赵凯之夫妇领着杨阳上汽车的时候，三家人还在场部大门口留了一张合影。杨原平的鼻子酸酸的，从那天起，他就夜夜失眠，女儿坐在汽车上远去的身影总在他的眼前萦绕……

掐指算算，到今天这个不眠之夜，杨阳离开家已经是第九天了。这傻孩子明天下午就该回来了。想到后天就能见到宝贝女儿，杨原平

心里多了几分激动，也多了几分安慰。

在那台超期服役的老式电风扇的呻吟声中，困意渐渐向他袭来。

这晚上，大漠河一带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：一场人们不曾预料的强烈地震在午夜2时46分袭击了这里，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给这个边远小城制造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悲剧。

那个时候，杨原平和这里的许多居民一样，经过了闷热的煎熬，刚刚进入了梦乡。而张慧英却依然清醒得很，她在为自己的女儿设计着未来。白天的时候，她收到了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，信中说已经给小楠联系到北京的一所小学，秋季就可以过去借读学前班。

张慧英为此兴奋了一整天。晚饭时她特意在丈夫面前卖了个关子，让他猜猜有什么好事情，不料反应迟钝的丈夫怎么也猜不出来，最后还是她告诉了他实情。谁知他听了竟然平淡如故，还温吞吞地说了一句：“借读多少年也成不了北京人，到时候还不得回来？”

张慧英气得脸都白了，一晚上再也没有和他说话。丈夫似乎也不大注意她的态度，不到十点钟就倒头入睡了。张慧英听着丈夫的鼾声，更加心烦，她使劲摇着手中的扇子，一遍又一遍地为女儿设计着前途，一直熬了四个多钟点也毫无困意……

蓦地，她感到房间震颤了一下。

张慧英“腾”地坐起来，没来得及定神，整个屋子就剧烈地摇晃起来。她顺手打开灯，只见电灯大幅度地摆动着。她的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响，踹了丈夫一脚，同时大喊一声：“地震了！”转身扑到旁边的小床上，抱起李楠就往外跑。

丈夫这才清醒了，跟在她身后跑出屋子。他看了一眼杨原平家，见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便没有跟着母女俩下楼梯，而是拼命地敲杨家的门，高喊着：“原平，原平，快起来，地震了！”

这时，在他的头顶，已经有一块预制板松动了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阵巨大的爆裂声……

杨原平夫妇被惊醒后，几乎同时爬起来，心照不宣地冲向小卧

室。杨原平抱起赵灵，冲着妻子大喊：“快，打开门！”

妻子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去拉门，可是，门已经被扭曲，怎么也拉不开。

杨原平没有思考的时间，一手抱赵灵一手拽住妻子，朝着窗子的方向就跑。到了窗口，他一脚踹碎了玻璃窗子，歇斯底里地大叫：

“愣着干什么？撕床单啊！”妻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杨原平把赵灵塞到她怀里，自己扯过床单猛地撕成两条。这时，房子忽然又摇晃起来，屋里的家具哗啦哗啦倒下。

妻子站立不稳，左右踉跄着，她回头对还在撕扯床单的丈夫喊了一声：“原平，来不及了，快！”便双手紧紧地抱住赵灵，一闭眼，从三层楼上猛地跳了下去。杨原平见状，“啊”地喊了一声，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。

周围一片漆黑。在一片惊慌失措的呼叫声中，他重重地落在楼下的一棵树上，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那样无能，这场浩劫顷刻间就将大漠河变得满目疮痍，给多少家庭留下了永世难忘的痛苦记忆。事后统计出的遇难人员名单中，住平房的寥寥无几，住在楼房里的却多达两位数。这里面有杨原平的妻子和张慧英的丈夫。

2

由于地震发生在夏天，而那个夏天又格外炎热，死难者的追悼会很快就举行了。会场就设在一座座地震棚外面，根据遇难者家属的意愿，遗像分别挂在各个地震棚里面。杨原平妻子和张慧英丈夫的遗像挂在一个棚里。遗像前还摆放着两个花圈，几乎把整个地震棚占满了。

折腾了好几天，李楠和赵灵两个孩子累得够戗，就在地震棚里相拥着睡着了，小脸上还留着泪痕。杨原平心疼地弯下腰，摸摸孩子的小脸，喉咙一阵发哽。旁边的张慧英轻声嘟囔：“幸亏他们仨出去了，逃过了这一劫。看来那枚幸运币还真管用呢！”

杨原平嘴里不说，心里却一直在打鼓：杨阳他们已经走了十一天了，按正常情况，昨天就该回来了，可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？兰州离大漠河也就是几百里的路程，会不会……他不敢想下去了。

果然，当天晚上，收音机里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：这次地震的震中就在大漠河和兰州的中间地带，震后，由于暴雨的冲击，使得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，好几辆路过的汽车翻进了山沟里，其中还有一辆是旅游车……

杨原平当时就被这则消息击晕了：杨阳他们会不会就在那辆车上？天哪！人到这种时候，往往会产生很多奇怪的念头。一贯不迷信的杨原平竟然想到了那枚硬币：我的杨阳身上还带着它呢，想必不会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！即使遇到，也会逢凶化吉的！

他整夜都在脑子里强化这个足以安慰自己的念头，但天刚刚亮，还是支撑不住了，脚步匆匆地赶到了场部。

刚进场长办公室，杨原平就看出场长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陡然在心底升起了。朱场长亲自将一杯沏好的茶递给他，委婉地说了些“要节哀顺变”之类的安慰话后，拿出一份电话记录，轻轻地放在杨原平面前：“这是一份电话记录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上级也不可能下达一个专门的通知，你看吧……”

杨原平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他接过电话记录，手止不住激烈地哆嗦起来。那份短短的电文他足足看了好几遍。看着看着，面色逐渐变得惨白，终于抬起头来，嘴唇抖动着自言自语道：“这……天哪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们没有听错吧？”

朱场长难过地垂下头：“没有。我接到电话后也有些不相信，又亲自打电话问当地的公安部门。他们说，参观团当天晚上从大漠河旅游区往省城赶的时候，路上突然遇到了强烈余震，再加上天降暴雨，使得公路旁的山体突然滑坡，刚好把他们坐的那辆车子冲下山，掉到了河里……赵凯之两口子，还有你的女儿杨阳就在那辆车上……到现在，赵凯之两口子已经找到，可是……已经没救了。而你的女儿生死不明……你先别着急，等那边有了确切的消息我再告诉你。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

杨原平跌坐在椅子上，半晌没有说话，目光茫然地望着那张电文记录。沉默了几分钟，他突然站起，发出一声惨烈的吼叫：“不，我不相信！我，我要去找我女儿……”

一旁的场长伸手扶住他：“老杨，你冷静一些。医生说了，你的腿现在还不能走长路，这样会毁掉的。”

杨原平咬着牙，大声喊：“我的女儿都没了，我还要这腿有啥用？”说着，他固执地甩开场长，一瘸一拐走出办公室。

一出门，他就看见张慧英拉着李楠站在门口。原来，张慧英听说杨原平被吉普车拉走了，生性多疑的她猜测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便领着女儿悄悄跟了过来。到了场长办公室，她没有进去，躲在门口将里面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
她双手拦住杨原平，说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嘛！”

杨原平都要哭出来了：“我就是要搞清楚嘛！你不要拦我！”

平时温文尔雅的杨原平像着了魔一样，任她说得天花乱坠，就是听不进去，一门心思地要去找女儿和赵凯之夫妇。

朱场长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愿，还特意派了一辆车，直接把他送到镇上的火车站。杨原平谢过场长，又含着眼泪拜托张慧英照看好灵灵。张慧英还能说什么呢，只有带着哭腔连声答应了。

杨原平赶到山体滑坡的地方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

那辆大客车的残骸已经被打捞上来，虽然样子惨不忍睹，却很醒目。公路下面是山谷，两座大山的夹缝中淌着洪水咆哮的大漠河。河边还有几个穿救生衣的人划着皮筏继续寻找落水者，一个戴着红袖章的指挥人员嘴里吹着哨，指挥挖掘机和工人们。

尽管现场十分繁忙，副总指挥还是抽出身来认真地接待了杨原平。然而，他对搜救工作的介绍却让杨原平大失所望。副总指挥说，当时这辆车上一共有 33 个乘客，包括幸存者和遇难者，现在一共打捞上来 30 个，包括赵凯之夫妇；还有三个下落不明，还在做最后的努力。

杨原平茫然地喃喃自语：“最后的努力？”

副总指挥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发出深深的叹息：“是啊，你也都看见了，这么深的沟，河水又那么急，你的女儿身体那么小，极有可能

被洪水冲远了。我们会努力的。但是，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……”

杨原平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身子向一边倒去。旁边几个人连忙把他扶到临时支起的简易床上。这时，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年轻人走到他的床边，弯下腰自我介绍：“杨先生，我是《生活参考报》的记者于家驹，听说，您的女儿在这次车祸中失踪了，对吗？”

杨原平沉重地点头：“是。我就是来找她的。”

于家驹回身看了看下面滔滔的河水，问：“这么深的水，这么大的浪，您觉得还能找到您的女儿吗？”

这是杨原平最不愿意听到的，他被深深地刺激了，突然有了精神，愤愤地看了对方一眼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当然。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她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杨原平一下子坐起来，提高了嗓门：“凭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！”

于家驹显然被这话震惊，两眼蓦地瞪大，然后露出歉意的表情：“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……”说完，拿出一个采访本，想问点什么。杨原平厌烦地摆摆手，无声地拒绝了。于家驹碰了软钉子，有些尴尬，也不再坚持，抱歉地笑了笑，到帐篷外面去了。

杨原平觉得腿上一阵钻心的痛，站立不稳倒在床上，痛苦地闭上了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感到身上暖烘烘的，睁开眼一看，只见那位年轻的记者于家驹又站在他的面前。杨原平立刻把脸扭到了一边。

于家驹轻声说：“杨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实习记者，刚才的问话如有不妥的地方，还请您原谅……”

杨原平懒懒地答道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

于家驹在床头坐下来：“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有个请求，如果您同意，我愿意陪着您沿着大漠河去寻找您的女儿。行吗？”

杨原平心里一动，他把脸扭过来，看到一双真诚的眼睛，不禁被打动了。他伸手拍了一下于家驹：“行，年轻人！”

为了防止意外，指挥部特意派了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位姓王的师傅作向导，三个人一直沿着河边向下寻找。

暴雨过后，大漠河水流湍急。浊浪卷着一路冲下来的杂物咆哮着向下游翻滚而去。杨原平腿上有伤，走起来很吃力，于家驹不时地去扶他，又时不时地向他问着什么。沿途只要碰上老乡，他们就一定要上前问询。然而，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令人失望的。他们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终于走出了山沟，眼前渐渐变得平缓开阔。王师傅仿佛已经筋疲力尽，招呼大家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喘着粗气说：“你们看，前面水流已经很平缓了，要说洪水冲击，顶多冲到这里；再往下游，水冲不动了。所以，我们再往前走，已经没有啥实际意义了。”

杨原平是搞技术的，也和洪水打过交道，知道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。他只是不甘心。他把最后的一线希望留在这里，站起身来，一瘸一拐地在河边仔细寻找。于家驹和王师傅明知他这样做是徒劳的，但不忍心伤害他的感情，也跟在后面四处搜寻着。

杨原平幻想着奇迹会突然出现，然而，随着太阳不断升高，希望也离他越来越远。不争气的腿似乎故意跟他作对，一阵阵钻心地痛起来。

蓦地，他的目光触到了乱石堆上一枚银光闪闪的硬币。他几乎扑了上去，一把抓起那枚硬币，双手颤抖着把它在手心里翻了一个个儿，硬币中心那个醒目的红点立刻映入他的眼帘。杨原平再也控制不住，双眼一闭，泪水滴滴答答洒在上面。“天哪！是它！它怎么在这儿？”杨原平高声哭喊起来。

于家驹吓了一跳，飞快地跑过来，扶着他问：“杨先生，您说什么？”

杨原平双手哆里哆嗦地捧着那枚硬币递给他，连珠炮般地一口气倾诉着：“你看，这是我女儿临走前我给她的硬币。她就是靠这枚幸运

硬币才有机会和我的两个邻居一起去大漠河旅游区玩的，这中间的红点是我用实验室里提炼出来的食用色素点上去的。我的眼睛不会骗我，不会的！”

于家驹也激动起来：“真是奇迹！这说明，你的女儿至少上过岸，而且就是在附近上的岸！不然，这么小的东西不会掉在这里。”

“没错！这也说明她还活着，活着！对吗？”

于家驹支持他的判断。王师傅却显得很沉稳，不置可否地沉吟了一会儿，建议他们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寻求帮助，说当地的警察总会有更多的办法。杨原平也认为这是一条捷径。三人不敢耽搁，立刻去了大漠河旅游区派出所。派出所的同志们也正忙着抗震救灾，所长认真地看了杨原平带来的有关杨阳的照片和一些资料后，遗憾地告诉他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，但满口答应会全力寻找。建议他先在小旅馆住上一晚，也许明天会有新的进展。

杨原平还能说什么呢？千恩万谢地告别了所长，住进一家小旅馆。王师傅和于家驹都因为单位有事，和他互留了联系地址后分手了。

这一夜，杨原平一直没有合眼，思前想后，眼泪不知流了多少，最后在灯下写了一条感人至深的《寻人启事》，万一女儿还没有音信，他就要把启事发到附近的各家媒体登载。当然，他期盼着会有好消息。

不幸的是，第二天早上得到的消息却如同当头一棒将他击晕了。当时，他正在所长办公室里等候，一个毛头毛脚的小警察闯进来，没有注意到他在场，径直向所长汇报说：山林附近离出事地点不到100米的西北角发现了野兽的足迹，地上还采到了和那小女孩的血型相同的血迹，不排除那小女孩被野兽叼走的可能性。所长已经来不及批评那个莽撞的小警察，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已经使杨原平晕倒在椅子上了。

杨原平只能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媒体上了。他给张慧英打了个电话，问了赵灵的情况，然后又把这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他觉得找女儿的事情一刻也不能耽搁，便拖着受伤的腿把那份